

第十四回 吳小姐聰慧辨奸 老雪婆坐衙鞠賊

蕙質瓊姿嬌怯女，總毓秀深閨嫵娜。胸諳戎韜，心藏機智，先覺奸人詭。喚醒雪婆知就裏，便喬作坐衙嚇鬼，險惡風浪，驚虞身世，珠淚如春水。

右調《雨中花》

那丘石公徑踱到洛神橋吳衙裏來。進了大門，管門的大叔攔住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我家老爺不在家，一應醫卜星相，都不許進門。」丘石公作揖道：「我是丘石公，祇要尋那穿珠點翠的雪婆一見。」原來約著柳婆的，先坐在側房等候，聽見聲音，走將出來，假做不認得，道：「相公何處，到此尋甚麼人？」丘石公道：「祇要見雪婆一面，煩媽媽通知一聲。」柳婆道：「呵呀！雪娘娘近日跌壞了，出來不得，困在小姐房裏哩！」丘石公附著柳婆的耳道：「有柏梁橋江小相公，是與我極好的朋友。他如今患病，已十分危篤，死在旦夕，央我來求雪婆婆一見。」柳婆奔到小姐房中，將此言揚聲直說。吳小姐與雪婆一嚇非小。小姐附了雪婆的耳道：「難道江家哥哥病重，將此言泄向外人？祇恐那個走漏了風聲，奸徒欺詐，也未可知。祇是我心如刀割，若江家哥哥為了我，遂致如此，我亦不能生矣。你須扶病出去，一看真偽。不可不謹慎也。」小姐說罷，進房流淚。

柳婆扶了雪婆出來，見了丘石公。丘石公深深的作了一揖，雪婆回著腰，細看著丘石公，道：「呵呀，我老身從不曾相認，敢是問差了？」丘石公道：「我是丘相公，當今極有名頭的飽學秀才，與柏梁橋江啟源相公家的小相公——名潮，字信生，年一十六歲，極標致的這位小官人，與我是極好的好朋友，日則同席，夜則同枕，相憐相愛，渾如一身的。可憐他如今病危了。」雪婆早是乖覺，道：「呵呀，老身不過在江相公家穿珠點翠的老主顧。他自有病，告訴我怎的？」丘石公見色勢不像，道：「雪媽媽，你來，我與你說一句言語。那江相公有白金五兩在此。」拿出一個大封筒來。雪婆雖無貪意，見了一封銀子，就相信是真的。丘石公扯他，附耳說道：「江潮為思憶吳小姐害了相思，今數日湯水不進了，止有可絲的氣，要通一信，無人可託。我丘相公，自幼愛他的親近朋友，特央我轉通一信，將絕筆情書一封要與吳小姐，討一封回書。可憐他說道：『有了回書，死也瞑目了。』望媽媽周旋，好把這五兩頭付你。」那雪婆不是貪他銀子，忖道：「信是假的？書是假的？」竟參不透銀子也是假的。見說江潮死在旦夕，丘石公假意流淚歎歎，雪婆終是女流之輩，也不覺掉下淚來。丘石公將書與他，送與小姐，雪婆躊躇不言，接書在手，說道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？祇恐沒有此事。倘吳小姐大怒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丘石公道：「江潮說道，都是你於中說合，你卻騙我起來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從不曉得，如此，相公稍待，待老身去問個端的。」拐將進去，見了小姐，祇見慘淡容顏，淚痕猶在。雪婆述其緣故，小姐道：「雪婆婆，江家哥哥雖病，未必傷生。就是要寄書，必不與外人說知此事。若信是真的，簪兒、釧兒、印信也有一件兩件為憑。難道一個從不識認的男子漢，我就肯將私情回書付與他？這人必非寄信的，必是江家哥哥的冤家，要陷害我們二人於死地。死且不潔，敗壞門風，莫大之禍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言重，何以致此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若寫了回書，他就把我親筆粘在狀上，告那江家哥哥，說他奸淫官家處子。親筆顯揚，我不得死；我死，他又告江家哥哥因奸致死，他又不得死；雪婆婆，你於中引誘，也不得不死。兩家父母所靠何人？」雪婆道：「封筒上無一字跡，縱是假的了。難道五兩這一封銀子也是假的？」小姐道：「此人要騙我回書，其中必是瓦礫也。」雪婆大悟，通身流汗。小姐道：「如今快還了他的書，原封不動。」小姐又教了雪婆的說話。

雪婆拿了書，到外邊去，對丘石公說道：「並沒相干！老身略說一句江生，小姐渾如雲霧，從不曉得。老身不敢拿書出來。敢是你這奸賊窺吳老爺不在家，設計來害我吳衙麼？今有這書在此，可特地差人送到京中去。吳老爺是聖上命他做獻平遠的記室。他見了假書，奏過天子，來提賊人。不管他江潮不江潮，我們祇認得你，不認得甚麼江潮！你在蝙蝠巷，與嫂子住在破屋裏，我一向認得你的。」丘石公慌了，道：「雪親娘好人，還了我書去罷！」雪婆見他慌了，越要發起狠來，拿一把椅子坐了，喝道：「我坐了衙，賊人跪下！奸賊，你這封假書是你真賊實證，那個肯還你？今日若教人把你鎖了，將老爺的圖書帖子送你到府裏去，祇怕連你的性命也要送哩！」丘石公道：「我是秀才，誰敢拿我？」雪婆道：「你造了假書，污蔑清閨，職官的小姐，真正衣冠禽獸！還管甚麼秀才，勝過那黑夜殺人的強盜哩！」柳婆在旁慌了，道：「這是我嫡嫡親親的侄兒，求你看我的薄面，還了他的書回去罷！」雪婆道：「既是柳媽媽的侄兒，寫了責狀，留下衣冠，暫時放這禽獸回去罷。」丘石公沒奈何，再三求告道：「你們都是認得我的，難道我還敢放肆麼？我就立誓與你聽：丘石公若再設謀圖害吳衙，即時九竅流血而死。」雪婆道：「罰咒我不聽，祇要寫責狀。」柳婆道：「我的兒，我叫你不要如此！你但怪江相公，與吳衙小姐何讎，就寫起假書來。日後斷不可如此。」雪婆道：「柳媽媽，天教你說出來！今日供狀現在，你這花臉禽獸！今日吳衙大叔們偶然都不在此，造化了你。你拾得一頓好打哩！你若再遲一刻不寫責狀，大叔們回來，登時打你一個半死，還要送官究治哩！」丘石公慌得叩頭乞命。雪婆道：「除下衣冠，快寫責狀！」丘石公祇得脫下衣巾，交與雪婆收訖。柳婆將紙墨筆硯交與丘石公。丘石公道：「責狀是我當寫的，祇是今日嚇壞了，文思不來，怎麼處？」雪婆道：「待我念來與你寫。若有半個不依，我也不要。」石公道：「依你，依你。」雪婆念道：

蘇州府城內，系長洲縣某字幾圖，獸儒丘石公，在家奸淫寡嫂柳氏弄兒，滿城共著。今又無端設謀，要害柏梁橋江信生相公。聞知江宅曾央雪婆為媒，與洛神橋吳衙議親。石公規知吳衙上京去了，家中無人，頓起狼心，自己捏名造作江潮情書一紙，於九月初七日投送吳衙。口稱江潮將死，希圖謀害兩家。為禍驚天不小，又拿假銀五兩哄誘雪婆，好心叵測。本日吳衙見書驚駭，登時獲住本人。本欲送官正法，因有柳婆丘氏，系石公嫡親姑娘，柳婆情願保去丘石公本身並假書一封，假銀五兩；脫下四角紫微巾一頂，污白破紬海青一件，以為證據。老爺官滿回家。即將此二物並責狀親筆口詞，奏聞聖上。即著府縣拘提正法，如有脫逃，有保人柳婆情願抵罪。親供甘責是實。

中間說得太狠，丘石公不肯寫。聞得外面人聲喧嚷，雪婆道：「十數個大叔在此，你不快寫，我聲張起來，把這假書與他們看，個個情毒，先打你一頓飽拳，然後送官正法。」丘石公怕得緊，祇得快寫。雪婆又是識字的，難於作弊，一一謹依尊命，又畫了花押。雪婆叫柳婆也押了字，把假書交與柳婆，厲聲道：「柳婆，臟物交與你，你做保人，保你侄兒奸賊去的。後來若是又生謀害，都在你身上，你這老性命也活不成！」柳婆嚇得頓口無言。石公禿了頭，是個凹槽痲痢，外面祇有一件布衣，裏頭卻是青布衫，下面也是弄兒的桃花褲子。雪婆罵道：「活禽獸，你嫂子的衫褲都穿了他的，你與嫂子奸情那個不曉得的？」

誣陷好人。看你姑娘的面皮，今後改惡從善，再無他言，我們老爺回來，且莫稟他；若是又有三言兩語，我們祇認得你這禽獸！」說得石公遮了面皮，飛也似的奔去了。柳婆氣得死去活來，見雪婆祇管牽纏他的女兒，心中恨入骨髓；又思量丘石公來與他出氣，誰知反受了這般虧，奔進自己房中，放聲大哭。

雪婆走進小姐房中，說其備細，小姐流淚不止。雪婆道：「幸得小姐明哲，使其惡計不行，反寫口供責狀。為何小姐反加凄楚？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，此事必非江家哥哥泄漏。我仔細想將起來，定是柳婆的緣故。前日我與你的銀子，曉煙說與他知道，他甚是妒忌，懷恨於心。前日暗算，跌壞了你；同女兒歸去，與惡侄商量，傾陷於我，故有此番口舌。那賊人丘石公又與江郎有讎；前日轎子相撞，江家哥哥復來引導，柳婆都是目擊的；又見你在兩家不住的走，與柳婆話出原由，共設此謀。穩道中他毒計，陷害兩家，中間還要嚇詐千般，不意今日反受了虧。柳婆見計不成，所以放聲大哭；那賊人歸去，必不甘休，還有變端。婚姻之事，自然不成的了。我之生死亦未可知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休說這不祥之語！有這紙口供責狀在此，怕他怎的？適纔饒他，不彰揚送官，也祇為小姐聲名為重。江相公婚姻未諧，造化了這千刀萬剮的賊囚！若再肆凶，拼我雪婆的老性命，撞死在賊人身上，以報小姐並江相公知遇之恩。我辛丑生的，年周花甲，也死得夠了。人生總則一死，為了知己而死，也得個揚名後世。老身之意已決，小姐不要憂他。」小姐道：「承你真心說話，但事到如此，你死我又豈能獨生？為今之計，乘黃昏時分，你速到江家哥哥處走一遭，說其詳細。他母親已知，也不要瞞他了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亦有此意。幸今腰間不十分痛，已是立得直的了。待老身向江小相公與老娘娘細述始末根由，與他議一萬全之策方好。但老身去了，明日回來，賊子衣巾在我的皮箱裏，小姐須要提防，莫被柳婆偷去。」小姐道：「衣巾也是沒用的，他也不能偷去。」正說間，祇見紅日西沉。雪婆別了小姐，說向夫人道：「老身託賴夫人小姐洪福，已掙得起。今晚必要回去一次，明日就要來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方纔說有個痴子與你們兩個婆子爭鬧一番，你且說與我聽。今夜晚了，明日去罷。」原來兩個婆子祇說是個痴子，瞞著夫人，誰想夫人細問，也祇得胡塗回答。定要回去，夫人亦不甚強留。小姐送他出門，叮嚀而別。詩曰：

好事多磨莫問天，至今楊柳怨朝煙；

佳人自有真韜略，羞殺奸人枉著鞭。

又：

莫謂蹉跎怨雪婆，多情今日復如何？

殘生已欲酬知遇，義骨千秋永不磨。